

被遗忘的事情

·独幕剧集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被遗忘了的事情

(独幕剧集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新局长来到之前·····	何 求(1)
葡萄烂了·····	王少燕(26)
开会忙·····	李 超(53)
归来·····	鲁彦周(85)
被遗忘了的事情·····	段承滨(117)

新局长来到之前

何 求

人 物 老 李——总务科的工友，五十岁。
刘善其——总务科长，四十余岁。
戴 威——庶务员，三十余岁。
朱 玲——建设科女同志，二十余岁。
钟同志——工作人员，三、四十岁。
张允通——局长，五十岁左右。

时 间 一个春末的早晨。
地 点 某局的局长办公室。

〔正中是通走廊的门，门上一块磨砂玻璃上用黑漆反写着“局长办公室”五个字，左面有门通总务科办公室（总务科办公室也有门通走廊）。右面是一列玻璃窗。室内适当地放着一张办公桌和转椅，一只公文橱和一套圆桌椅。办公桌上放了一些文具和一架电话机、一只小座钟。一只叫铃。〕

〔幕启：正门关着，左门是打开的。老李坐在圆桌旁入神地看书，一面看一面用笔划着记号；在他身旁放着一只畚箕和一把笤帚。〕

〔窗外天色昏暗，象要下雨的样子。〕

〔少顷，正门有急促的敲门声，老李赶忙放下书本，走去开门。〕

〔刘善其夹着一只臃肿的公事皮包，匆匆地走进来。〕

刘善其 （把皮包往桌上一扔，急忙探身向左门内望一下，回过头来问老李）人呢？

老 李 （不懂）谁？

刘善其 （用头向左门一摆）他们呢？戴庶务还没来？

老 李 （望一下座钟）刘科长，离办公时间还有一个钟头呢！

刘善其 办公时间！办公时间！你们都是雇佣观点！新局长下午就到，多少事情要办，你们还等办公时间！
（拿起桌上的书看了一眼）谁的？

老 李 我的。

刘善其 哦？你也学总路线啦？

老 李 是的。

刘善其 （把书往桌上一扔）你们当工友的，只要把办公室打扫干净，不耽误茶水，那就是符合总路线的要求。（指畚箕）你瞧，畚箕、笤帚乱扔，这就不符合总路线。还不赶快拿走？

〔老李默默地拿了畚箕、笤帚欲下。〕

刘善其 回来。

〔老李停住。〕

刘善其 局长办公室打扫干净了？

老 李 打扫了。

刘善其 窗帘呢？

老 李 取回来了。

刘善其 都挂上啦？

老 李 挂上了。

刘善其 回头我去看看，走吧！

〔老李拿了畚箕、笤帚，从左门下。

刘善其 （坐下来用手绢擦一把汗，摇电话）喂！建新木器行吗？找你们老板……（暴躁）你别管是谁，叫他来听电话。（使劲打桌上的叫铃。不见有人来，转头向左门）老李！老李！

〔老李忙上。

刘善其 把戴庶务找来。

老 李 好。（走到左门口）

刘善其 回来！

〔老李停住。

刘善其 （电话里有人招呼，赶忙对话筒）喂！我是刘科长。

（对老李一摇头）去吧！

〔老李从左门下。

刘善其 喂！昨天买的一套沙发，为什么还不送来？……什么？不！不行！九点钟以前一定送到……九点以前，晚一分钟也不行。（把话筒放下，又重新拨另一电话）喂！什么地方……哦！是老卢呀？喂！昨天替我们局长买的那张钢丝铁床，你赶快给我送来！

〔左门外有争吵声。

刘善其 （听不清电话，急用手捂住话筒，向左门大喊）

喂！喂！谁在吵？谁在吵呀？

〔戴威伸出头来。

戴 威 （尴尬地）科长，是我……

刘善其 吵什么？看见我在听电话吗？

戴 威 建设科的朱同志……

刘善其 知道，叫她等一等。

戴 威 是。（头缩回去）

刘善其 （对话筒）喂！喂——喂！喂！（没人接）妈的！

（使劲把话筒搁上）

〔左门外仍有争吵声。刘善其用力打铃。戴威从左门上。〕

刘善其 吵什么啦？

戴 威 他们建设科……

〔朱玲跟着戴威上。〕

朱 玲 刘科长，你看看天气，今儿准下大雨，我们的三百包水泥，再不能露天搁着了。

刘善其 （和颜悦色）朱同志，你们的水泥？不是用油布盖上了吗？

朱 玲 那有什么用。前天一场雨，就打湿了七八袋……

刘善其 房子不够用啊，你说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！

朱 玲 房子不够用也得想办法。水泥是国家的财物，不能眼看它受到损失。

刘善其 学习了总路线，谁还不懂这个道理？可是没有房子，也是困难哪。

朱 玲 有困难，就想办法克服！

刘善其 （无可奈何地样子）唉！克服！克服！一定克服！

（看看表）待一会上班，我再找他们商量商量。

朱 玲 你们倒是遵守作息时间！

刘善其 这是符合总路线的。总路线只要求增产，没要求加班。

朱 玲 雨可不按你们规定的时间下，要是水泥受到损失，你们总务科要负责任。

刘善其 行行行！负完全责任。（看表）朱同志，请你帮帮忙，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，一定替你们解决。

朱 玲 好！过半个钟头我再来。（从左门下）

刘善其 哼！他们建设科问题就是多，也不想想别人的困难。

戴 威 可不！昨天就来了五趟，横说竖说都不行，她只看到自己的三百包水泥，就看不到别人的困难。

刘善其 待会再来，你就告诉她暂时没有什么办法，不过，千万别让她再来找我。

戴 威 她刚才提出要收回底下那间屋子。

刘善其 见鬼！那是我特地腾出来给新局长用的，她没看见已经粉刷过了？

戴 威 我说了，可是她说这是浪费，她说已经有了局长办公室，为什么又要花钱重新布置一间？

刘善其 你告诉她，这一间太小，不合用。再说总务科事多工作繁，没有一间象样的办公室那还行！

戴 威 她说我们为了搞一间科长办公室，搞得水泥都没地方搁。

刘善其 意见！意见！永远听不完的意见！（指正门玻璃上的字）为什么还不改掉？

戴 威 改，马上就改。这很便当，把“局”字改成个“科”字就行。

刘善其 不，上面加上“总务科”三个字。

戴 威 好吧。

〔老李拿了一块写着“局长办公室”的木牌，从左门上。

老 李 刘科长，木牌漆好了。

刘善其 （接过来端详一下）唔！仿宋体。不错！不错！

（递给戴威）快把它挂上。

戴 威 （接过来）好吧。（向老李）老李，你用洋刀把那个“局”字刮掉，回头我派人来写。

老 李 是！

〔戴威和刘善其从左门下。

老 李 （自言自语）科长可真有劲，挂个木牌也亲自出马。

（一面说，一面找了把洋刀，去刮玻璃上的字）

〔少顷，钟同志从左门上。

钟同志 老李，你们科长呢？

老 李 下去了。

钟同志 请你去找找他。

老 李 钟同志，还不到办公时间呢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

钟同志 我们宿舍的屋顶漏了，总务科到底修不修？

老 李 修！修！一定会修。可是，钟同志，我们科长……

钟同志 你们科长就会拖。什么经费呀，制度呀！一张口，总是这一套。他回来请你告诉他，我们自己把修房子的人找来了，一会儿他就上来，请总务科跟他接接头，谈谈价；要是你们科长不肯批，这笔账由我们住房子的分摊就是了。

老 李 他是怎样个人？姓什么的？

钟同志 他姓张，个儿高高的，是祥泰建筑公司的老板。

老 李 行！等他来了我就带他见科长去。

钟同志 好！谢谢你！（从正门下）

老 李 （摇头）唉！有什么用！换了个局长，总务科就忙得蒙头转向，哪儿有功夫照顾这些呀！（拿起洋刀仍去刮字）

〔少顷，正门外有人敲门，老李停下手来，把门打开，张允通上。〕

张允通 请问这里是局长办公室吗？

老 李 嗯？（看看玻璃上的字）哦！是的是的！可是现在是总务科科长办公室了。

张允通 你们科长呢？

老 李 （端详张允通一下）怎么，你要见他？

张允通 是的。

老 李 您贵姓？

张允通 我姓张。

老 李 哦！是张老板！

张允通 （不懂）张老板？

老 李 是呀！刚才钟同志已经来过了。（好心地）不行呀，张老板，你快别去碰钉子了！新局长下午就来接事，我们科长正在布置局长办公室，可真忙不过来，哪儿有功夫管得了修房子。

张允通 （越发不懂）修房子？

老 李 可不！本来宿舍的房子是旧了点，加上前个礼拜刮了一阵风，瓦片打坏了不少，现在一下雨，屋里就成了个泥塘。可是有什么办法！局长办公室要粉

刷，要配窗帘换地板，要买沙发，买钢丝床，一下子就支出了四百多块，这个月哪儿还有钱修房子呢！

张允通 既然漏得很厉害，不修怎么行？

老 李 谁说不是！最近雨水又多，一下雨大家就丢下工作，回去接漏；要是在晚上，那就更甭想睡觉。就为这个事儿，总务科前天跟他们差点儿打起来，可是，我们科长是最遵守制度的，对财政支出掌握得很紧，只好让同志们委屈一下，等下个月再说吧！

张允通 宿舍在什么地方，你带我去看看。

老 李 不用带，你一下楼，向右一拐就看得见。对了，张老板，你去看看，先估个价钱也好，反正下个月修理，这笔生意还是找你就是了。

张允通 哦！（微笑点头）好！谢谢你！（从正门下）

〔窗外天色更昏暗，隐隐有几声雷响。〕

老 李 （望了望窗外）唉！又逃不了一场大雨，趁早关窗吧，别又打湿了地板。（把窗门都关上，然后拿起洋刀，仍然去刮玻璃上的字）

〔朱玲和刘善其争论着从左门上。〕

刘善其 行了行了，我的朱同志！你答应给我半个钟头，可是一转身又来找麻烦，要是别人都象你这样，我还做不做工作。

朱 玲 奇怪！这怎能说是找麻烦？我是来跟你谈公事。

刘善其 好！公事就公办！朱同志，现在离办公时间还早呢！

朱 玲 可是你听见打雷了没有？你看见天上的黑云彩了没

有？

刘善其 看见了！看见了！可是，你没看见我们给你们油布了吗？

朱 玲 看见了。油布太旧，要过水。

刘善其 （为难地）那你成天跟我吵，到底打算怎么办？

朱 玲 我们要底下那间屋子。

刘善其 哪间屋子？

朱 玲 就是原来放水泥的那一间。

刘善其 我的老兄，现在那是局长办公室，你要局长办公室来堆水泥？

朱 玲 你既然腾不出别的地方，就把半间屋子让给我们好了。

刘善其 让半间给你们？

朱 玲 是呀！三百包水泥，半间屋子也许够了。

刘善其 哈！说得多轻松！你们的水泥占半间屋子，剩下的半间，给局长做办公室！

朱 玲 可是我们的水泥重要，你就不该替我们解决困难？

刘善其 建设科的水泥重要，还是局长办公室重要？局长下午就到了，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，那还象话！

〔又隐隐地两声雷响。〕

朱 玲 （着急）你听，又打雷了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
刘善其 （慢条斯理地）同志，你学习过总路线没有？一切都在大力节约的时候，能给你们腾出几块油布，已经是不容易的了。

朱 玲 可是，水泥。难道就……

〔一阵较大的雷声。

朱 玲 你看，雨就要下了！

〔张允通从正门上。

张允通 （对老李）同志，你们科长呢？我一定要见见他。

老 李 （为难）张老板，你……你先别……

刘善其 （不悦）又是什么事？

老 李 哦！哦！张老板，这就是我们的刘科长。

刘善其 （对老李）他是谁？

老 李 他，他是修屋顶的张老板，钟同志找来的。

张允通 不！不！我是……

刘善其 （打断张允通的话）谁要修屋顶？

老 李 就是职工宿舍的屋顶，雨漏得顶厉害。

张允通 这是实在的，我去检查过。

刘善其 哼！漏几滴雨，就闹得天翻地覆。办事情要有计划，按制度。谁要修房子，谁就去找人，那还要我这个总务科长干嘛？

张允通 就算他们不按制度，可是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？

刘善其 我告诉你：谁找你修房子，你就跟谁接头去。（看表，对老李）喂！还有半点钟才上班，我要休息一下，谁也不许来打扰我。（夹起皮包，欲下）

〔朱玲急忙拦住刘善其。

朱 玲 不行！我们三百包水泥，不能再淋雨了。

刘善其 那你要怎样？

朱 玲 我要下面的屋子使使。刘科长，新局长不是下午才到吗！你就通融一下，让我们先把水泥搬进去，等躲过这一阵大雨，再给你让出来。

刘善其 吓！我的好同志，你没看见那屋子刚粉刷过，地板也才打了蜡吗？给你一搁水泥，还打扫得干净！

朱 玲 你的理由很多，我说不过你！刘科长，我现在就找人搬水泥去，要是把办公室弄脏了，新局长不乐意，一切由我负责。（向左门走去）

刘善其 （得意地）朱同志！门给锁上啦！（在口袋里摸出钥匙，得意地抛弄了一下，然后递给老李）喂！钥匙你负责保管，待会沙发送来，就让他们搬进去。（转身欲下，但是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对老李）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开门。（扫了大家一眼，从正门下）

朱 玲 （气极）你看！他！他！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？（气得说不出话，只得坐下来喘气）

老 李 （同情地）唉！他的脑袋，怕也是水泥造的吧！

张允通 （对朱玲）同志，你说的水泥，就是楼下堆着的那些？

朱 玲 可不是！一下雨就完蛋，给我们两条破油布抵什么事！

张允通 为什么要露天搁着？

朱 玲 本来是堆在下面的空屋子里的，可是一换局长，总务科就让我们搬出来，要把那间屋子装修一下，做局长办公室，当时他答应马上给我们想办法，谁晓得他的办法，就是两条破油布。

张允通 这一间办公室不是顶好的吗？为什么要换一间呢？

朱 玲 这一间太小啦！局长嘛，不摆摆阔还行！

张允通 摆阔？你以为真是这样？

朱 玲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理由？

张允通 那简直是岂有此理！

朱 玲 什么岂有此理？我说简直是混蛋！你说，为了自己的办公室要阔气，连国家的财物都不管不顾，这样的局长，不是混蛋是什么？

张允通 （微笑）要真是这样，那的确是个混蛋。

〔外面两声雷响。

朱 玲 噫哟！要下雨啦！

老 李 （望着窗外）嗯！要下雨了。

〔朱玲走到窗前，把窗打开，伸手出去探探，又立即把窗关上。

朱 玲 下起来啦！下起来啦！水泥，水泥要打湿了。（急向左门走去）

老 李 朱同志，你上哪儿？

朱 玲 回去。回去找他们想想办法。

老 李 你们要是能有办法，也用不着三番五次地到这儿来碰钉子了！

朱 玲 （没了主意）那，那怎么办呢？（想了一下，突然地）行！拿被窝去，拿被窝把它盖上。（欲下）

老 李 朱同志，那要多少被窝才够？晚上大伙都不用睡觉啦！来！钥匙在我手上，我们搬水泥去。

朱 玲 搬水泥？搬到局长办公室？

老 李 只有那间屋子空着，搬进去再说。

朱 玲 可是你们科长……

老 李 管他呢！别看我是个工友，学习了总路线，脑筋可比他清醒得多。搬！我们搬，有问题我来负责。

张允通 （对老李）同志，你做得很对！

朱 玲 （兴奋地和老李握手）老李，你真行。

老 李 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

〔朱玲和老李走了两步，朱玲突然停下。〕

朱 玲 喂哟！糟了！一下雨，大家都回宿舍接漏去了，找谁来搬呢？

张允通 不要紧，我也去，我们一块去。

朱 玲 不行呀！三百包水泥，我们得搬多少时候？雨一大，不还是玩儿完！

张允通 喂！你快去对大家说：要他们快去抢救水泥，你告诉他们说是局长说的。

朱 玲 局长说的？我去骗他们？

张允通 你去吧，他们一定会相信的。

朱 玲 你？你要我去骗他们……

张允通 不！不是骗他们，我就是……

朱 玲 （一愣）啊！你……

老 李 （同时）咦！你——你到底是谁？

张允通 （微笑）我就是新来的局长。

〔朱玲和老李一愣。〕

朱 玲 局长！局长！（兴奋得不知要说什么）老李，走，我们搬水泥去。

张允通 对！你们先去找人，我随后就来。

朱 玲 好！好！（高兴地拉了老李从正门奔下）

〔张允通顺手在桌上取了笔纸，留下了几个字，也跟着朱玲、老李出去。〕

〔窗外电光闪闪，雨逐渐大了起来。少顷，刘善其

和戴威从左门上。

刘善其 不行！打电话去，叫他立刻送来。

戴 威 是，我马上通知他。（去打电话）

〔刘善其坐在圆桌旁抽烟。〕

戴 威 （对话筒）喂！建新木器行吗？找你们老板，哦，你是？喂！刘科长叫我打来的，我们买的那套沙发，送出了没有……没有？为什么还不送来？……等雨停啦？（扣住话筒，向刘善其）他说等雨停了再送来。

刘善其 混账！你问他是不是天文家，能晓得雨什么时候停？

戴 威 （向话筒）喂！我们科长问你是不是天文家，能知道雨什么时候停……对呀！那你就要想办法……

刘善其 限他半点钟内给我送到。

戴 威 （对话筒）喂！我们科长限你半点钟内一定要送到……什么？哦！哦！（用手扣住话筒，对刘善其）他说用油布包扎好了，就给送来。

刘善其 不行！油布不抵事。（抢过话筒）喂！我问你，你学过总路线没有？沙发是公家买的，是国家的财物，我们要爱护……不行！不行！油布不抵事，要用大卡车……什么？车费？车费归我们……好！好！马上给我送到。（挂上电话）商人真小气，连几块钱的车费也舍不得。

〔张允通从正门上，全身给雨打湿，不住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水。〕

刘善其 咦？你还没走？走吧走吧！我们不修房子。